

新式標點

王陽明全集

中華圖書館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8458

新式標點

王陽明全集

中華圖書館印行

重刊

# 王陽明全書序

言學術思想者，其所自產生之時代，殆不可疏忽也。有明之世，君權專橫，臻乎極頂。如太祖成祖，力能自主，則苛酷之施，惟意所欲。洎乎後世，庸闇相承，可畏之勢，欲遂操諸權臣宦者之手。綜一代之史以觀，謂曰黑暗時代，恐非過甚之言也。當此之際，思想界將呈何象，循何道乎？所謂士人階級將何所持乎？此蓋問題也。試爲設斷，可得四塗：恭順帖服，惟所施爲，其一；趨於唯心，立懸理想，其二；放浪自恣，涉於玩世，其三；揭竿騰說，顯示反抗，則其四也。後二者無關茲之所論，可不及；請言其前二者。當明之世，思想界之威權，胥屬程朱之派。人之視之也，以爲此爲常經，此爲正統，外此卽無自致力，無自學問。治者又從而庇護之，詔示誘導，亦曰惟此之遵。迭爲因果，一尊之基益堅。試觀此派之學者，其態度又何如乎？則殊不能滿我人之意，蓋徒汲程朱之末流耳。保守而輕棄自我，瑣碎而流於迂腐，殆足以盡之。薛瑄有言：『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須著作，直須躬行耳。』此非謂朱子之學，已見千古之至真，闡發既盡，更無餘蘊耶？非謂後人學問，幾成徒勞，卽此依傍，便可立足耶？何其恭順自遜之至於斯也！而彼輩之於時主，亦若此其恭順。陽明天才卓越，其精神不任拘繫，值此潮流，宜其崛起，爲有力之反動，視若輩爲不屑伍。

矣。其學固有所自，則禪宗及象山之義論也。故主『萬物皆備於我』，『天下無心外之物』。蓋極端之唯心主義，一反當時之拘執瑣碎，不復期於外而自求諸內，其終極境界，則意志之自由，精神之生活也。陽明若不生此代，無政治學派以爲之因，其學說將奚如，殆莫能答也。

治陽明之學，宜先知所謂良知者果爲何物。言此者固已盈編累牘，求其簡要條貫，溯而可通者，莫若梁漱冥氏。梁氏精究哲理，視生活極真誠，其言宜有高價。今摭攝大義於此，愈於逞臆而言矣。梁氏謂陽明所標良知，非知識知解之謂。舉凡後天之知識，如名物數量，爲具體之觀念抽象之概念，均良知所不能知。又所以能知名物數量之知亦非良知。良知所包不能若是其多。良知於是非善惡，初無識別之用，第有迎拒之力。痛癢好惡，才相接觸卽時感知，更不待慮。此痛癢好惡便是良知。所以異於知識知解者，以其爲有情味意味之知也。知識知解，其性冷靜，而此則熱躍。試觀孟子所稱人之四端，其惻隱羞惡恭敬，明皆有情意之知。卽是非之心，亦殊於判別，蓋謂人於是非，自有迎拒也。故陽明直以好惡爲言曰：『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與孟子意正同。此有情意味之良知，無待修學，不假思慮，今世謂之直覺。凡百心情，縱極繁複，而剖析至細，察其始初，要不出乎好惡。好惡者，心之迎拒力也。

良知既明，所謂知行合一之行，又何物乎？庸俗之解，以爲行卽舉措動作。此未免求之太粗，精究之抑且難通。梁氏以爲我人生活，祇是念念相續，無論作事與否，均此念念相續之時。陽明所謂行，卽當就此求之。於念念相續之際，就一念上有所感發趣向而言，便是行。如見師長，一念起敬，便是已行。又如見乞者，一念生憐，亦是已行。至於拱揖施與，則由一念相續，展佈於四體，自宜有此，而非行之本體也。如或形格勢禁，四體不得循其所感發趣向，以表達於外，則卽此感發趣向之念念不已，亦已盡恭敬慈善之行，而無不足。反之，內心初非真動恭敬憐閔之心，則雖拱揖如儀，施與多金，要不得爲恭敬慈善之行也。故真實之行，存於情意，表見於外，乃有舉動。求行而不內趨情意，惟舉動是問，是猶探根柢於木末，必失之矣。是故知行實爲一體，初非二物。陽明曰：『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又曰：『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蓋此指也。於此當知所謂知行合一也者，乃本來合一，隨感而應，卽知卽行，固非彊兩者而合之也。世人違其自然，感有不真，應有未切，遂呈病態。陽明之倡此說，蓋欲人祛其病態，返乎常理，共臻感真應切之境也耳。

知行既本來合一，則一存而並存，一亡而俱亡。良知若長在，斯行必永存，固絕無間題，亦何所用其致力？必良知有未盡完足也，於是感不真，應不切，而頗有待於致力。豈良

知亦有喪失之時耶？梁氏以爲良知雖人人所固具，而卽於昏鈍，則恆有之。昏鈍之甚，與喪失無異矣。所謂放於外也。收其放心，使復於本初之明敏，非下功夫，其道莫由。陽明舉下功夫之方，祇如中庸所稱戒愼恐懼。然非將此心注念不忘之謂也。心無其事，而息息不昧，自然戒愼恐懼，斯爲得之。於是痛癢好惡，隨感隨應，罔不真切，甯復有知而不行之事乎？陽明爲此功夫作標語，則致良知是也。

陽明之唯心的理想主義，與今日新心理學所探討未能相通，而真理乃在後者，固莫可諱言。惟其說尊重情意，崇尚真誠，提倡精神上之自由活潑，視自我也特篤。洵庸愚之國民之藥石也！心會其意感而自化，未有不爲特立獨行之君子者。其於當世，靡然嚮往者，並皆賢智。東人之子，則且以王學振其國矣。嗚呼，可不謂之思想史上之豪傑也哉！

室有藏珍，而丐於外家之羞也。本館念此，因取舊刊陽明全集詳加校點，重付鉛印，以餉海內。世或以爲陽明徒言心性，殊不知其於事爲，固亦殫力竭誠以赴。觀於語錄書函，卽可知之。而其武功治教，彪炳史冊，尤事爲之重大者。全集有奏疏公牘，讀之殆如親見其擘畫周詳，致其爲國爲民之忠貞，誦其詩篇，則接高曠之襟懷，觀世德紀，則知淵源之有自。總之，求陽明於全集，則得其具體，而非一相矣。世之君子，幸鑒斯言。

# 王文成公全書原序

後學徐階謹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首三卷爲語錄，公存時徐子曰仁輯，次二十八卷爲文錄，爲別錄，爲外集，爲續編，皆公薨後錢子洪甫輯，最後七卷爲年譜，爲世德紀，則近時洪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也。隆慶壬申侍御新建譚君奉命按浙，首修公祠，置田以供歲祀，已而閱公文，見所謂錄，若集各自爲書，懼夫四方正學者或弗克盡讀也，遂彙而壽諸梓，名曰全書，屬階序。階聞之，造無隱顯，無小大隱也者，其精微之蘊於心者也，體也顯也者，其光華之著於外者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爲川流者也，大也者，其體之斂而爲敦化者也。譬之天然不已之妙，默運於於穆之中，而日月星辰之麗，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燦然呈露而不可掩，是道之全也。古昔聖人具是道於心，而以時出之，或爲文章，或爲勳業，至其所謂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國，或形諸家庭，或見諸師弟子之間，答與其日用應酬之常，雖製以事殊，語因人異，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言道者必該體用之全，斯謂之善言；在學道者亦必得體用之全，斯謂之善學。嘗觀論語述孔子心法之傳曰：一貫。既已一言盡之，而其紀孔子之文，則自告時君，告列國之卿大夫，告諸弟子，告避世之



徒以及對陽貨，詢廩人，答問饋之使，無一弗錄，將使學者由顯與小，以得其隱與大焉；是善言道者之準也，而其爲學，因亦可以見矣。唯文成公奮起聖遠之後，慨世之言致知者，求知於見聞，而不可與酬酢，不可與佑神，於是取孟子所謂『良知』合諸大學，以爲『致良知』之說。其大要以謂人心虛靈，莫不有知，唯不以私欲蔽塞其虛靈者，則不假外索，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無所措而不當，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致知之本旨，而千變萬化，一以貫之之道也。故嘗語門人云：『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于時曰仁最稱高第弟子，其錄傳習，公微言精義，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爲文，則是所謂製殊語異莫非道之用者，彙而梓之，豈唯公之書於是乎全，固讀焉者所由以覩道之全也。謝君之爲此，其嘉惠後學不已至歟？雖然，謝君所望於後學，非徒讀其書已也。凡讀書者以身踐之，則書與我爲一，以言視之，則判然二耳。論語之爲書，世未嘗有不讀，然而一貫之唯自曾子以後無聞焉。豈以言視之之過乎？自公『致良知』之說興，士之獲聞者衆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踐之以身否也？夫能踐之以身，則於公所垂訓，誦其一言而已足，參諸傳習錄而已繁，否則雖盡讀公之書，無益也。階不敏，願相與戒之。謝君名廷傑，字宗聖，其爲政崇節義，育人才，立保甲，厚風俗，動以公爲師。蓋非徒讀公書者也。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建極殿大

學士，知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後學華亭徐階序。

傳習錄序

門人徐愛譔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卽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已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旣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卽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旣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騫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

愛序。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鄒守益撰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于姑蘇，自述其衷次之意，以純于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爲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別錄，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言燦然聚矣。以守益與聞緒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一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遊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語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既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攷其取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于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爲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顏，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會，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皜皜肫肫之學，淆雜偏陋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粹然克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

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窠臼而洗濯之。至我陽明先生慨然深探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拯羣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稍稍如夢而覺，泝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益之不類，再見于虔，再別于南昌，三至干會稽，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卻講學一節，卽全人矣。」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卻四者，亦無愧全人。」又有訾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嚶嚶聖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愿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疑其爲狂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爲全人乎？良知之明，烝民所同，本自皜皜，本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大公常順應，患在自私自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尙，始有所倚，不倚不尙，本體呈露，宜之爲文章，措之爲政事，犯顏敢諫爲氣節，誅亂討賊爲勳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于一，則以言求心矣；學出于二，則以言求言矣。守益力病於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質于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嘉靖丙申春三月。

###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錢德洪譔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太上之世，民涵真性，嗜慾未涉，聖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陳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各以意會，不逆於心，羣物以遊，熙如也。是之謂意教。中古之民，風氣漸開，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聖人者出，則爲之經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於政化之中，各足其願，日入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自後聖王不作，皇度不張，民失所趨，俗非其習，而聖人之意日湮以晦，懷世道者憂之，而處非其任，則嘵嘵以空言覺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噫！立教而至於以言則難矣。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其所與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然於習俗所趨無徵焉，乃闕起而異之曰：「是將奪吾之所習而蹶吾之所趨也！」或有非笑而詆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幾能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者乎？然而天下之大也，其能自拔於俗，不與衆非笑詆訾者，僅三千人焉，豈非空言動衆，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爲易也？夫三千之中，稱好學者，顏氏之外，又無多聞焉。豈速肖之士，知自拔於俗矣，尙未能盡脫乎俗習耶？一洗俗習之陋，直超自性之真，而盡得聖人千古不盡之意者，豈顏氏之所獨耶？然而三千之徒，其於夫子之言也，猶面授也。秦火而後，掇拾於漢儒者，多似是而失真矣。後之儒者，復以己見臆說，盡取其言而支離決裂之。噫！誠面授也，尙未免於俗習焉，并取其言而亂之，則後之懷世道者，復將何恃以自植於世耶？吾師陽明先生蚤有志於

聖人之道，求之俗習而無取也，求之世儒之學而無得也，乃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自證以吾之心焉。殫思力踐，竭精粹志，卒乃豁然有見於良知，而千古聖人不盡之意，復得以大明於世。噫！亦難矣！世之聞吾先生之言者，其皆肯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乎？其皆肯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獨證以吾之心乎？夫非笑詆訾，在孔子猶不免焉，於當世乎奚病？特病其未之或聞焉耳。如其有聞也，則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吾之心也。吾心之知，不以太上而古，不以當世而今，不待示而得，不依政而行，俗習所不能溼，異說所不能淆，特在乎有超世特立之志，自證而自得之耳。有超世特立之志者，而一觸其知，真如去目之塵沙以還光也，拔耳之木楔以還聰也，解支體之束縛以自舒也，去污穢而就高明，撤蔽障而合大同，以復中古之政，超太上之意，亦已矣。又奚以俗習之陋，世儒之說爲哉？先生之言，世之信從者日衆矣，特其文字之行於世者，或雜夫少年未定之論，愚懼後之亂先生之學者，卽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刪而去之，詳披締閱，參酌衆見，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餘或發之題詠，或見之政事者，則釐爲外集別錄，復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庶幾知道者讀之，其知有所取乎？雖然，是錄先生之言也，特入珍藏之扁鑰也。珍藏不守，乃屑屑焉扁鑰之是競，豈非舍其所重而自任其所輕耶？茲不能無愧於是錄之成云爾。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語

門人王畿撰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爲警矣。言者，所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栽培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也，其未得之，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吾梅林公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吾黨勗諸！

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

後學徐階撰

餘姚錢子洪甫既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又求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題曰文錄續編，而屬嘉興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侯謀於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張編海甯諸生董啓予問序於階，階曰：「先生之文，非淺薄所敢序也。雖然，階嘗從洪甫汝中竊聞先生之學矣。夫學非獨倡始難也，其傳而不失其宗，

蓋亦不易焉。自孔子沒，大學格致之旨晦。其在俗儒，率外心以求知，終其身汨溺於見聞記誦，而高明之士，又率慕徑約，貴自然，淪入於二氏而不自覺。先生崛起千載之後，毅然以謂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靈昭明覺之本體也。惟不自欺其良知，斯知致而意可誠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物者事也，事各歸於正，而吾良知之所知始無虧缺障礙，得以極其致矣。舉知而歸諸良，學致知而歸諸正物，蓋先生之學不汨於俗，亦不入於空如此。于時聞者幸知口耳之可恥，然其辟之或激於太過，幸有見夫心體之當求，然其擬之或涉於太輕；於是超頓之說興，至舉踐履之實，積累之功，盡詆以爲不足務。脫於俗，顧轉而趨於空，則先生之學有不待夫傳之既久，乃始失其宗者，茲豈非學先生者之所憂乎？洪甫輯爲是編，其志固將以救之。其自序曰：『言近而旨遠，此吾師中行之證也。』又曰：『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洪甫之於師傳，其闡明翼衛，視先生之於孔氏，有功等矣。夫三代以前，學與政合而出於一，虞廷之命官，與其所陳之謨，皆精一執中之運用也。故曰三代之治本於道，三代之道本於心。而後世論學，既指夫俗與空者當之，其諡政又指夫期會簿書當之，謬迷日甚而未已也。徐侯方從事於政，獨能聚諸生以講先生之學，汲汲焉刻是編以詔之，其異於世之爲者歟？使凡領郡者皆徐侯其人，先



生之學明而洪甫之憂可釋也。階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然昔孟子自謂於孔子爲私淑，至其自任閑先王之道以承孔子，則雖見目爲好辯而不辭，故輒以俟請，僭爲之序。嗚呼！觀者其尙亮階之志也夫！

刻文錄敘說

德洪曰：嘉靖丁亥四月，時鄒謙之謫廣德，以所錄先生文稿請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黨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裏，務求實得；一切繁文靡好，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謙之復請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標揭年月，命德洪編次，復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者，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復請刻。先生曰：「此愛惜文辭之心也。昔者孔子刪述六經，若以文辭爲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謨而下，豈止數篇？正惟一以明道爲志，故所述可以垂教萬世。吾黨志在明道，復以愛惜文字爲心，便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德洪復請不已。乃許數篇，次爲附錄，以遺謙之。今之廣德板是也。

先生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爲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爲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

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纔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戊子年冬，先生時在兩廣謝病歸，將下庾嶺。德洪與王汝中聞之，乃自錢塘趨迎。至龍游聞訃，遂趨廣信，訃告同門，約每越三年遣人哀錄遺言。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至草萍驛，戒記書篋，故諸稿幸免散逸。自後同門各以所錄見遺，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始較定篇類。復爲購遺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閩粵由洪都入嶺表，抵蒼梧，取道荆湘，還自金陵，又獲所未備，然後謀諸提學侍御聞人邦正，入梓以行。文錄之有外集別錄，遵附錄例也。

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爲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德洪自辛巳冬始見先生於姚，再見於越，於先生教若恍恍可卽，然未得入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覓光相僧房，閉門凝神淨慮，倏見此心真體，如出蔀屋而覩天

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著。喜馳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滌時，見學者徒爲口耳同異之辯，無益於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是非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卻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動靜也。」德洪既自喜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於正德辛巳年。蓋先生再權甯藩之變，張許之難，而學又一番證透，故正錄書凡三卷，第二卷斷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辯，莫詳於答顧華玉一書，而拔本寒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讀之當爲一快。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卻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體淪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甲申年，先生居越。中秋月白如洗，乃燕集羣弟子於天泉橋上。時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先生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算，或鼓棹而歌，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卽席賦詩，有曰：「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旣而曰：「昔孔門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聲利紛華之染，無所累其衷，真有鳳皇翔于千仞氣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實，則去道不遠矣。予自鴻臚以前，學者用功尙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頭腦，漸覺見得此意者多，可與裁矣。」

先生自辛巳年初歸越。明年居考喪，德洪輩侍者踪跡尙寥落。旣後四方來者日衆，癸未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徧記其姓字者。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味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惱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嘗聞之同門南都以前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益進，感召之機亦自不同也。今觀文錄前後論議，

大略亦可想見。

先生嘗語學者曰：「作文字亦無妨工夫。如詩言志，只看爾意向如何，意得處自不能不發之於言，但不必在詞語上馳騁，言不可以僞爲。且如不見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說出和平話。總然都做得，後一兩句露出病痛，便覺破此文原非充養得來。若養得此心中和，則其言自別。」

門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聞之，歎曰：「此弊溺人，其來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於人知，正所謂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恥其名之無聞於世，而不知知道者視之，反自貽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犖，本足以取信於人，故其言雖未盡，人亦崇信之，非專以空言動人也。但一言之誤，至於誤人無窮，不可勝救，亦豈非汲汲於立言者之過耶？」

或問先生一所答示門人書稿，刪取歸併，作數篇訓語，以示將來，如何？先生曰：「有此意，但今學問自覺所進未止，且終日應酬無暇，他日結廬山中，得如諸賢有筆力者，聚會一處商議，將聖人至緊要之語發揮作一書，然後取零碎文字都燒了，免致累人。」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有所省豁，每得於語默作止之間，或聞時訕議，有動於衷，則益自奮勵，以自植，有疑義即進見請質，故樂

於面炙，一切文辭，俱不收錄。每見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時精神鼓舞，歉然常見不足。以是知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欺我也。不幸先生既沒，警欬無聞，儀刑日遠，每思印證，茫無可卽。然後取遺稿次第讀之，凡所欲言而不能者，先生皆爲我先發之矣。雖其言之不能盡意，引而不發，躍如也。由是自滌以後文字，雖片紙隻字，不敢遺棄。四海之遠，百世之下，有同此懷者乎？苟取正錄，順其日月以讀之，不以言求，而惟以神會，必有沛然江河之決，莫之能禦者矣。

別錄成，同門有病其太繁者。德洪曰：「若以文字之心觀之，其所取不過數篇。若以先生之學見諸行事之實，則雖瑣屑細務，皆精神心術所寓，經時贊化以成天下之事業。千百年來儒者有用之學，於此亦可見其梗概，又何病其太繁乎？」

普門人有讀安邊八策者。先生曰：「是疏所陳亦有可用。但當時學問未透，中心激忿抗厲之氣，若此氣未除，欲與天下共事，恐於事未必有濟。」

陳惟濬曰：「昔武宗南巡，先生在虔，姦賊在君側，間有以疑謗危先生者。聲息日至，諸司文帖絡繹不絕。先生卽下洪，勿處用兵之地，以堅姦人之疑。先生聞之，泰然不動。門人乘間言之，先生姑應之曰：『吾將往矣。』一日，惟濬亦以問。先生曰：『吾在省時，權豎如許，勢燄疑謗，禍在目前，吾亦帖然處之。此何足憂？吾已解兵。」

謝事乞去，只與朋友講學論道，教童生習禮歌詩，烏足爲疑！縱有禍患，亦畏避不得。雷要打，便隨他打來，何故憂懼？吾所以不輕動，亦有深慮焉爾。」又一人使一友亦告急，先生曰：「此人惜哉！不知學公輩曷不與之講學乎？」是友亦釋然，謂人曰：「明翁真有赤烏几几氣象。」愚謂別錄所載，不過先生政事之迹耳；其遭時危謗，禍患莫測，先生處之泰然不動聲色，而又能出危去險，坐收成功，其致知格物之學至是，豈意見擬議所能及。是皆別錄所未及詳者。洪感懣濬之言，故表出之，以爲讀別錄者相發。

復聞人邦正書，裒刊文錄，諸同門聚議不同久矣。有曰：「先生之道無精粗，隨所發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擇其可否，概以年月體類爲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此久菴諸公之言也。又以「先生言雖無間於精粗，而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爲要，故凡不切講學明道者，不錄可也。」此東廓諸公之言也。二說相持，罔知裁定。去年廣回舟中，反覆思惟，不肖鄙意竊若有附於東廓子者。夫傳言者不貴乎盡其博，而貴乎得其意。得一言之約，足以入道，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則泛濫失真，匪徒無益，是眩之也。且文別體類，非古也。其後世侈詞章之心乎？當今天下士方馳驚於辭章，先生少年亦嘗沒溺于是矣。卒乃自悔，惕然有志于身心之學，學未

歸一，出入於二氏者，又幾年矣。卒乃自悔，省然獨得于聖賢之旨，反覆世故，更歷險阻，百鍊千磨，斑瑕盡去，而輝光煥發，超然有悟于良知之說。自辛巳年已後，而先生教益歸於約矣。故凡在門牆者，不煩辭說而指見本體，真如日月之麗天，大地山河，萬象森列，陰崖鬼魅，皆化而爲精光，斷溪曲徑，皆坦而爲大道。雖至愚不肖一觸此體，真知皆可爲堯舜。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有所不行者，特患不致之之功耳。今傳言者不揭其獨得之旨，而尙吝情于悔前之遺，未透之說，而混焉以誇博，是愛其毛而不屬其裏也。不旣多乎？旣又思之，凡物之珍賞于時者，久而不廢；況文章乎？先生之文旣以傳誦於時，欲不盡錄，不可得也。自今尙能次其月日，善讀者猶可以驗其悔悟之漸。後恐迷其歲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則并今日之意失之矣。久菴之慮，殆或以是與不得已，乃兩是而俱存之。故以文之純于講學明道者，裒爲正錄，餘則別爲外集，而總題曰文錄。疏奏批駁之文，則又釐爲一書，名曰別錄。夫始之以正錄，明其志也；繼之以外集，盡其博也；終之以別錄，究其施也；而文稽其類以從時也。識道者讀之，庶幾知所取乎？此又不肖者之意也。問難辯詰，莫詳於書，故正錄首書，次記，次序，次說，而以禠著終焉。諷詠規切，莫善于詩賦，故外集首賦，次詩，次記，次序，次說，次禠著，而傳誌終焉。別錄則卷以事類，篇以



題別，先奏疏而後公移。刻既成，懼讀者之病于未察也，敬敬述以求正。乙未年正月。

編輯文錄姓氏

門人餘姚徐愛

錢德洪

孫應奎

嚴中

揭陽薛侃

山陰王畿

渭南南大吉

安成鄒守益

臨川陳九川

泰和歐陽德

南昌唐堯臣

校閱文錄姓氏

後學吉水羅洪先

潞陽胡松

王陽明全書

姓氏

二

新昌呂光洵  
秀水沈啓原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竭忠盡率，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弗效。閩粵之等巢盡掃，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于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致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

遺詔，兼采公評，繞相國之生封，時而旌伐，追曲江之歿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諡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鍾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

隆慶二年十月十七日。

王陽明全書

誥命

# 王文成公全書目錄

卷之一

語錄一

傳習錄上

卷之二

語錄二

傳習錄中

卷之三

語錄三

傳習錄下

附朱子晚年定論

卷之四

文錄一

書

始正德己巳至庚申

與辰中諸生己巳

王陽明全書

目錄

答徐成之 辛未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寄諸用明 辛未

答王虎谷 辛未

與王宗賢 辛未

二 壬申

三 癸酉

四 癸酉

五 癸酉

六 丙子

七 戊寅

與王純甫 壬申

二 癸酉

三 甲戌

四 甲戌

寄希淵 壬申

二 壬申

三 癸酉

四 己卯

與戴子良 癸酉

與胡伯忠 癸酉

與黃誠甫 癸酉

二 丁丑

答王天宇 甲戌

二 甲戌

寄李道夫 乙亥

與陸元靜 丙子

二 戊寅

與希顏台仲明德尙謙元靜 丁丑



與楊仕德薛尙謙 丁丑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二 戊寅

三 庚辰

寄薛尙謙 戊寅

二

三

寄諸弟 戊寅

與安之 己卯

答甘泉 己卯

二 庚辰

管方叔賢 己卯

與陳國英 庚辰

復唐虞佐 庚辰

文錄二 書

始正德辛巳  
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 辛巳

二 乙酉

與夏敦夫 辛巳

與朱守忠 辛巳

與席元山 辛巳

答甘泉 辛巳

答倫彥式 辛巳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答方叔賢 辛巳

二 癸未

與楊仕鳴 辛巳

二 癸未

三 癸未

與陸元靜 辛巳

二 壬午

答舒國用 癸未

與劉元道 癸未

答路賓陽 癸未

與黃勉之 甲申

二 甲申

答劉內重 乙酉

與王公弼 乙酉

答董澐蘿石 乙酉

與王宗賢 癸未

寄薛尙謙 癸未

卷之六

文錄三 書 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 丙戌

二 丙戌

三 丙戌

四 丙戌

五 丙戌

答友人 丙戌

答友人問 丙戌

答南元善 丙戌

二 丙戌

答季德明 丙戌

與王公弼 丙戌

二 丁亥

與歐陽崇一 丙戌

寄陸元靜 丙戌

答甘泉 丙戌

答魏師說 丁亥

與馬子莘 丁亥

王陽明全書 目錄

王陽明全書 目錄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與黃宗賢 丁亥

答以乘憲副 丁亥

與戚秀夫 丁亥

與陳惟濬 丁亥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與錢德洪黃汝中 丁亥

二 戊子

三 戊子

答何廷仁 戊子

卷之七

文錄四 序 記 說

別三子序 丁卯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贈王堯卿序 辛未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別湛甘泉序 壬申

別方叔賢序 辛未

別王純甫序 辛未

別王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贈鄒德夫歸省序 乙亥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別梁日孚序 戊寅

王陽明全書 目錄

王陽明全書 目錄

大學古本序 戊寅

禮記纂言序 庚辰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觀德亭記 戊寅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從吾道人記 乙酉

清明堂記 乙酉

萬松書院記 乙酉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重修山陰縣儒學記 乙酉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示弟立志說 乙亥

約齋說 甲戌

見齋說 乙亥

矯亭說 乙亥

謹齋說 乙亥

夜氣說 乙亥

修道說 戊寅

自得齋說 甲申

博約說 丙戌

惜陰說 丙戌

卷之八

文錄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書石川卷 甲戌

與傅生鳳 甲戌

書王天宇卷 甲戌

書王嘉秀請卷 甲戌

書孟源卷 乙亥

書楊思元 乙亥

王陽明全書 目錄



王陽明全書 目錄

書玄默卷 乙亥

書顧惟賢卷 辛巳

壁帖 壬午

書王一爲卷 癸未

書朱守諧卷 甲申

書諸陽卷 甲申

書張思欽卷 乙酉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書朱守乾卷 乙酉

書正憲扇 乙酉

書魏思孟卷 乙酉

書朱子禮卷 甲申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書黃夢星卷 丁亥

卷之九

別錄一 奏疏

陳言邊務疏

乞養病疏

乞 宥言官去權姦以章 聖德疏

自效乞休疏

乞養病疏

諫迎佛疏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謝 恩疏

給由疏

參失事官員疏

閩廣捷音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攻治盜賊二策疏

類奏擒斬功次疏

添設清平縣治疏

疏通鹽法疏

卷之十

別錄二 奏疏

議夾剿兵糧疏

南贛擒斬功次疏

議夾剿方略疏

換敕謝 恩疏

交收旗牌疏

議南贛商稅疏

陞賞謝 恩疏

橫水桶岡捷音疏

立崇義縣治疏

卷之十一

別錄三 奏疏

乞休致疏

移置驛傳疏

澗頭捷音疏

添設和平縣治疏

三省夾剿捷音疏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再議崇義縣治疏

再議平和縣治疏

再議疏遠鹽法疏

陞廕謝恩疏

乞放歸田里疏

卷之十二

別錄四 奏疏

飛報雷王謀反疏

再報謀反疏

王陽明全書 目錄

乞便道省葬疏

奏聞宸濠僞造檄榜疏

留用官員疏

江西捷音疏

擒獲宸濠捷音疏

奏聞 益王助軍餉疏

旱災疏

請止 親征疏

奏留朝覲官疏

奏聞 淮王助軍餉疏

恤重刑以實軍伍疏

處置官員署印疏

二乞便道省葬疏

處置從逆官員疏

處置府縣從逆官員疏

收復九江南康參失事官員疏

卷之十三

別錄五 奏疏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計處地方疏

水災自劾疏

重上江西捷音疏

四乞省葬疏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巡撫地方疏

剿平安義叛黨疏

乞便道歸省疏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卷之十四

別錄六 奏疏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地方緊急用人疏

地方急缺官員疏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卷之十五

別錄七 奏疏

征勦稔惡猺賊疏

舉能撫治疏

邊方缺官薦才賢贊理疏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查明岑邦相疏

獎勵賞賚謝 恩疏

乞 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卷之十六

別錄八

公移

提督南贛軍務  
征橫水桶岡三洞

巡撫南贛欽奉 敕諭通行各屬

正德十  
二年

選鍊民兵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剿捕漳寇方略牌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剿事宜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賊

案行領兵官搜剿餘賊



獎勵福建守巡漳南道廣東守巡嶺東道領兵官

告諭新民

欽奉 敕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兵符節制 五月

預整操練

選募將令牌

批留嶺北道楊璋給由呈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 八月

欽奉 敕諭提督軍務新 命通行各屬 九月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夾攻事宜

征剿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案行分守嶺北道官兵戴罪剿賊

搜滅餘黨牌

獎勵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牌

設立茶寮隘所

牌行招撫官 正德十三年五月

批留兵搜捕呈

批將士爭功呈

告諭剎頭剿賊 正德十二年五月

進剿剎頭方略

剎期進剿牌 正德十三年正月

批汀州知府唐淳乞休

告諭

仰南安贛州府印行告諭牌

禁約權商官吏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

議處河源餘賊

告諭艾老子弟 正德十四年二月

行龍川縣撫諭新民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卷之十七

別錄九 公移

巡撫江西  
征甯藩

牌行贛州府集兵策應 正德十四年  
六月十八日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勤 國難

案行南安等十三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 六月二  
十六日

寬恤禁約

獎瑞州府通判胡克元擒斬叛黨 六月二  
十七日

策應豐城牌

預備水戰牌

咨都察院都御史顏權宜進剿 七月初  
五日

處置行糧牌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七月十  
七日

告示在城官兵 七月十  
八日

告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牌行江西二司安葬甯府宮眷

手本南京內外守備追襲叛首

七月二十三日

咨兩廣總督都御史楊停止調集狼兵

牌行撫州府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

七月二十四日

犒賞福建官軍

釋放投首牌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諭軍民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咨兵部查驗文移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告諭軍民

欽奉 詔書寬宥脅從

批追徵錢糧呈

再批追徵錢糧呈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褒崇陸氏子孫

正德十五年正月

告諭義安等縣漁戶

批按察司伍文定患病呈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批吉安府救荒申

批撫州府同知汪嵩乞休呈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禮取副提舉舒芬牌

南贛鄉約

旌獎節婦牌

興舉社學牌

頒定里甲雜辦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議處官吏廩俸

咨六部仲理冀元亨

獎勵主簿于旺

申諭十家牌法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頒行社學教條

清理永新田糧

批甯都縣祠祀知縣王天申

曉諭安仁餘千頑民牌正德十五年二月

告諭頑民十二月十五日

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

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牌諭都指揮馮勳等振旅還師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賑恤水災牌

仰湖廣布按二司優恤冀元亨家屬

批江西按察司故官水手呈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充

批江西布政司禮送致仕官呈

卷之十八

別錄十 公移

總督兩廣  
平定思田

征剿八寨  
嘉靖六年十  
月初三日

欽奉 敕諭通行

嘉靖六年十  
月初三日

湖兵進止事宜 十月

牌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 十月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霖復學詞

批贛縣生員雷瑞詞同

放回各處官軍牌

十二月二  
十五日

犒諭都康等官男彭一等

十二月二  
十八日

筭付永順宣慰司官舍彭宗舜冠帶聽調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呈

批立社學師耆老各呈

嘉靖七年正月

議處江右諸處徭賊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二月

犒送湖兵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禁革輕委官職

分派思田土目辦納兵糧 四月

按行廣西提學道興舉思田學校

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

賑給思田二府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 六月

牌行委官陳迨設教靈山

牌行南甯府延師設教

牌行委官季本設教南甯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裁革文移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批南甯府表揚先哲申

批增城縣改立忠孝祠申

批參政張懷奏留朝覲官呈

經理書院事宜 八月

牌行南甯府延師講禮

筭付同知林寬經理田甯

筭付同知桂鏊經理思恩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調發土兵 十月

犒獎儒士岑伯高

征剿八寨斷藤峽牌

七年三月以下俱征八寨

牌行領兵官

戒諭土目 五月

追捕通賊

牌行委官林德督諭土目

牌委指揮趙璇留剿餘賊 六月

牌行副總兵張佑搜剿餘巢

犒勞從征土目 八月

綏柔流賊

告諭村寨

議立縣衛

撫恤來降

批廣東市舶司提舉故官水手呈

卷之十九

外集一 賦 詩

賦騷七首

太白樓賦 丙辰

九華山賦 壬戌

王陽明全書 目錄

弔屈平賦 丙寅

思歸軒賦 庚辰

咎言 丙寅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

祈雨辭正德丙子南贛作

歸越詩三十五首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越并楚遊作

遊牛峯寺四首

又四絕句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鄺尹韻

山中立秋日偶書

夜雨山翁家偶書

尋春

西湖醉中漫書二首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夜宿無相寺

題四老圍棋圖

無相寺三首

化成寺六首

李白祠二首

雙峯

蓮花峯

列仙峯

雲門峯

芙蓉閣二首

書梅竹小畫

山東詩六首弘治甲子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登東山五首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京師詩八首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憶諸弟

寄舅

送人東歸

寄西湖友

贈陽伯

故山

憶鑑湖友

獄中詩十四首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有室七章

讀易

歲暮

見月

天涯

屋罅月

別友獄中

赴謫詩五十五首正德丁卯年赴謫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

詠以答之

南遊三首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三詩意若有歉焉是以賦之也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記以詩三首

因雨和杜韻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南屏

臥病靜慈寫懷

移居勝果寺二首

憶別

泛海

武夷次壁間韻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過分宜望鈴岡廟

雜詩三首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夜宿宣風館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宿萍鄉五雲觀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州寺次韻

長涉答周生

涉湘于邁嶽麓是尊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澤興感伐木寄言二首

遊嶽麓書事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天心湖阻泊旣濟書事

居夷詩

去婦嘆五首

羅舊驛

沅水驛

鍾鼓洞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清平衛卽事

興隆衛書壁

七盤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始得東洞遂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謫居絕糧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觀稼



採蕨

猗猗

南溟

溪水

龍岡新構

諸生來

西園

水濱洞

山石

無寐二首

諸生夜坐

艾草次胡少參韻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鸚鵡和胡韻

諸生

遊來仙洞早發道中

別友

贈黃太守澍

寄友用韻

秋夜

採薪二首

龍岡漫興五首

答毛拙菴見招書院

老檜

卻證

過天生橋

南霽雲洞

春晴

陸庸曉發

雪夜

王陽明全書

目錄

元夕二首

家僮作紙燈

白雲堂

來僊洞

木閣道中雪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元夕木閣山火

夜宿汪氏園

春行

村南

山途二首

白雲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寄徐學教

書庭蕉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次韻

雨菴次韻二首

觀傀儡次韻

徐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卽席次王文濟少參韻二首

贈劉侍御二首

夜寒

冬至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次韻陸文順僉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次韻胡少參見過

雪中桃次韻

舟中除夕二首

淑浦山夜泊

過江門崖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閣中坐雨

霽夜

僧齋

德山寺次壁間韻

沅江曉泊二首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睡起寫懷

三山晚眺

鵝羊山

泗州寺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卷之二十

外集二

廬陵詩六首正德庚午年三月遷廬陵尹作

遊瑞華二首

古道

立春日道中短述

公館午飯偶書

午憩香社寺

京師詩二十四首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京吏部主

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別方叔賢四首

白灣六章

王陽明全書 目錄

寄隱巖

香山次韻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二首

別湛甘泉二首

歸越詩五首正德壬申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越賢

四明觀白水二首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又用曰仁韻

書杖錫寺

滁州詩三十六首正德癸酉年到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林間睡起

贈熊彰歸

別易件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龍蟠山中用韻

瑯琊山中三首

答朱汝德用韻

送惟乾二首

別希顏二首

山中示諸生五首

龍潭夜坐

送德觀歸省二首

送蔡希顏三首

贈守中北行二首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贈三首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別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滁陽別諸友

寄浮峯詩社

棲雲樓坐雪二首

王陽明全書 目錄



與商貢士二首

南都詩四十七首正德甲戌年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作

題歲寒亭贈汪尙和

與徽州程舉二子

山中懶睡四首

題灌山小隱二絕

六月五章

守文弟歸省攜其手歌以別之

書扇面寄館賓

用寶夫韻

游牛首山

送徽州洪倬承瑞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送諸伯生歸省

寄馮雪湖二首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爲別

題王實夫畫

贈潘給事

與沅陵郭掌教

別族太叔克彰

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登閱江樓

獅子山

遊清涼寺三首

寄張東所次前韻

別余縉子紳

送劉伯光

冬夜偶書

寄潘南山

送胡廷尉

王陽明全書

目錄

與郭子全

次欒子仁韻送別四首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二首

贛州詩三十六首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贛僉事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回軍上杭

喜雨二首

聞曰仁買田書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

祈雨二首

還贛

借山亭

桶岡和邢太守二首

通天巖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又次陳惟濬韻

忘言巖次謙之韻二首

圓明洞次謙之韻

潮頭巖次謙之韻

天成臨別索贈

坐忘言巖問二三子

留陳惟溶

棲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

茶寮紀事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回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

三首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夜坐偶懷故山

懷歸二首

送德聲叔父歸姚

王陽明全書 目錄

示憲兒

贈陳東川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正德乙卯年奉 敕往福建處叛軍至豐城遇宸濠之變趨還

吉安集兵平之八月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作

鄱陽戰捷

書草萍驛二首

西湖

寄江西諸士夫

太息

宿淨寺四首

歸興

卽事漫述四首

泊金山寺二首

舟夜

舟中至日

阻風

用韻答伍汝眞

過鞋山戲題

楊邃菴待隱園次韻五首

登小孤書壁

登蠓砢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

二詩弘治壬戌年楚遊時作諫次於此

望廬山

除夕伍汝眞用待隱園卽席次答五首

元日霧

二日雨

三日風

立春二日

遊廬山開元寺

又次壁間杜牧韻

舟過銅陵埜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山僧

江上望九華二首

觀九華龍潭

廬山東林寺次韻

又次邵二泉韻

遠公講經臺

太平宮白雲

書九江行臺壁

又次李僉事素韻

繁昌阻風二首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巖下桃花盛開攜酒獨酌

白鹿洞獨對亭

豐城阻風

江上望九華不見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梵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作歌

遊九華道中

芙蓉閣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登蓮花峯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登雲峯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雙峯遺柯生喬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文殊臺夜觀佛燈

書汪進之太極巖三首

勸酒



重遊化城寺二首

遊九華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覩至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朗盡  
得其勝喜而作歌

巖頭閒坐漫成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登雲峯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二首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賈胡行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紀夢

無題

遊落星寺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睡起偶成

立春

遊廬山開元寺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月下吟三首

月夜二首

雪望四首

火秀宮次一峯韻三首

歸懷

啾啾吟

居越詩三十四首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次謙之韻

王陽明全書

目錄

再遊浮峯次韻

夜宿浮峯次謙之韻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碧霞池夜坐

秋聲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爲別

月夜二首 秋夜 夜坐

心漁歌爲錢翁希明別號題

登香爐峯次蘿石韻

觀從吾登爐峯絕頂戲贈

書扇贈從吾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蘿石  
與二三子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山中漫興

挽潘南山

和董蘿石采花韻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答人問道

寄題玉芝菴

別諸生

後中秋望月歌

書扇示正憲

送蕭子雝憲副之任

中秋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六有靜齋以詩來賀次韻爲謝二首  
兩廣詩二十一首嘉靖丁亥起平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構別王侍御

復過釣臺

方思道送西峯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

寄石潭二絕

長生

南浦道中

重登黃土腦

過新溪驛

夢中絕句

謁伏波廟二首

破斷藤峽

平八寨

南甯二首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兵今茲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仕宣慰明

輔來從事目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信相承尙也詩嘉之

題甘泉居

書泉翁壁

卷之二十一

外集三 書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答毛憲副 戊辰

與安宣慰 戊辰

二 戊辰

三 戊辰

答人問神仙 戊辰

答徐成之 壬午

二 壬午

答儲柴墟 壬申

二 壬申

答何子元 壬申

王陽明全書 目錄

王陽明全書 目錄

上晉溪司馬 戊寅

二 己卯

上彭幸庵 壬午

寄楊邃庵閣老 壬午

二 癸未

三 丁亥

四 丁亥

寄席元山 癸未

答王疊庵中丞 甲申

與陸清伯 甲申

與黃誠甫 甲申

二 甲申

三 乙酉

與王勉之 乙酉

復童克剛 乙酉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答方叔賢 丁亥

二 丁亥

與黃宗賢 丁亥

二 丁亥

三 丁亥

四 戊子

五 戊子

答見山冢宰 丁亥

與霍兀厓宮端 丁亥

答潘直卿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寄何燕泉 戊子

卷之二十二

外集四 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烝俟圖序 戊辰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五經臆說序 戊辰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壽湯雲谷序 甲戌

文山別集序 甲戌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

送聞人邦允序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卷之二十三

外集五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平山書院記 癸亥

何陋軒記 戊辰

君子亭記 戊辰

遠俗亭記 戊辰

象祠記

臥馬塚記 戊辰

賓陽堂記 戊辰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玩易窩記 戊辰

東林書院記 癸酉

王陽明全書 目錄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重修六合縣學記 乙亥

時雨堂記 丁丑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濬河說 乙酉

卷之二十五

外集六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南岡說 丙戌

悔齋說 癸酉

題湯大行 殿試策問下 壬戌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龍場生問答 戊辰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諭俗四條 丁丑

書遙祝圖 戊寅

書諸陽卷 庚辰

書陳世傑卷 庚辰

諭大和楊茂

書樂惠卷 庚辰

書佛郎機遺事 庚辰

題壽外母蟠桃圖 庚辰

書徐汝佩卷 癸未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爲善最樂文 丁亥

客座私祝 丁亥

王陽明全書 目錄

卷之二十五

外集七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 癸亥

徐昌國墓誌 乙亥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丙子

文橘庵墓誌 乙亥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誌銘 丙子

謚襄惠兩峯洪公墓誌銘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節庵方公墓表 乙酉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平茶寮碑 丁丑

平利頭碑 丁丑

田州立碑 丙戌

田州石刻

陳直夫南宮像贊

三箴

南鎮禱雨文 癸亥

瘞旅文 戊辰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祭涑頭山人文 戊寅

祭徐曰仁文 戊寅

祭孫中丞文 己卯

祭外舅介庵先生文 辛巳

祭文相文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祭國子助教薛尙賢文

祭朱守忠文 甲申

祭洪襄惠公文

祭楊仕鳴文 丙戌

祭元山席尙書文 丁亥

祭吳東湖文 丁亥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祭軍牙六蠶之神文 丁亥

祭南海文 戊子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卷之二十六

續編一

大學問

教條示龍場諸生

立志

勤學

改過

責善

五經億說十三條

與滁陽諸生書并問答語

家書墨跡四首

一與克彰太叔

二與徐仲仁

三上海日翁書

四嶺南寄正憲男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又與克彰太叔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又



卷之二十七

續編二

與郭善甫書

與顧惟賢

與當道書

與王晉溪司馬書

與陸清伯書

與許台仲書

又

與林見素

與楊遂庵

與蕭子雍

與德洪

卷之二十八

續編三

自劾不職以明 聖治事疏

乞 恩表揚先德疏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書汪進之卷

書孟立卷

書李白騎鯨

書三酸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絃

春郊賦別引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縣公移

教場石碑

銘一首

箴一首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劉子青墓表

祭劉仁徵主事

祭陳判官文

祭張廣漢司徒

卷之二十九

續編四

鴻泥集序

澹然子序 有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對菊聯句序

東曹倡和詩序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東序

性天卷詩序

送陳懷文甯都序

送駱溫良潮州太守序

高平縣志序

送李柳州序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慶呂素庵先生封知州序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

送紹興佟太守序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提牢廳壁題名記

重脩提牢廳記

黃樓夜濤賦

來兩山雪圖賦

雨中與錢二雁魏五松約遊龍山

雪窗閒臥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春晴散步

又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又

次張體仁聯句

又

又

題郭詡濂溪圖

西湖醉中謾書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白髮謾書一絕

遊秦山

雪岩次蘇穎濱韻

試諸生有作

再試諸生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再試諸生用唐韻

次韻陸文順僉憲

太子橋

與胡少參小集

再用前韻賦鸚鵡

送客過二橋

復用杜韻一首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

待諸友不至

夏日遊陽明小洞天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贈陳宗魯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題施總兵所翁龍

卷之三十

續編五 三征公移逸稿

南贛公移 凡三十三條

批漳南道教練民兵呈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批漳南道進勦呈 十一月二十六日

批南安府請兵策應呈 六月初十日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六月二十六日

批漳南道給由呈 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批兵備道獎勵官兵呈 七月初三日

調用三省夾攻官兵 七月十五日

夾攻防守咨 十月

行嶺北道催督進勦牌 十月初十日

刻期會勦咨 十月二日

橫水建立營場牌 十月二日

搜扒殘寇咨 十一月十一日

批準惠州府給由呈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批攻取河源賊勦呈 三月二日

批贛州府賑濟呈 四月二日

批嶺北道修築城垣呈 五月十日

查訪各屬賢否牌 六月十日

行贛南道禁止稅牌 六月十八日

禁約驛遞牌 七月初一日

申明便宜 救諭 七月十一日

犒賞新民牌 七月二十八日

行嶺北等道議取兵餉 八月十四日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 八月二十一日



優禮謫官牌 十一月二日

十七日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 十二月初三日

再申明三省 敕諭 十二月十二日

批贛州府給由呈 十二月二十五日

行嶺北道裁革軍職巡捕牌 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遵奉 欽依行福建二司清查錢糧 五月二十七日

議處添設縣所城堡巡司咨 五月三十日

督責哨官牌 六月初七日

委分巡嶺北道督管地方事 六月初八日

思田公移 凡四十九條

行廣西統領軍兵各官勦撫事宜牌 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 十一月十二日

獎留僉事顧溱批呈 十一月十三日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 十一月十三日

批廣州衛議處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十五日

批都指揮李翱操演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  
十七日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 十二月  
初七日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冒濫關文 十二月  
十二日

給思明州官孫黃永甯冠帶箭付牌

省發土官羅廷鳳等牌 十二月  
十七日

給遷隆寨巡檢黃添貴冠帶牌 嘉靖七年正  
月初八日

批左州分俸養親甲 正月十  
八日

批右江道斷復向武州地土呈 正月二  
十六日

批左江道推立土官呈 二月初  
一日

批遣還夷人歸國申 二月十  
四日

批蒼梧道修理梧州府城呈 三月十  
一日

批永安州知州乞休呈 三月十  
四日

行參將沈希儀守八寨牌 二月二  
十三日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白竹諸猺牌 三月二  
十四日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 四月初  
一日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 四月十一日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批興安縣請發糧餉申 四月十三日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 四月十六日

行右江道招回新民牌 五月初六日

委官贊畫牌 五月初七日

行參將沈希儀計勦八寨牌 五月初九日

調發土官岑嚙牌 五月初十日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勦事宜牌 五月十五日

行通判陳志敬查禁田州府私徵商稅牌 五月十五日

批南甯衛給發土官銀兩申 五月十八日

批左江道紀驗首級呈 六月十日

行左江道犒賞湖兵牌 六月初十日

獎勞督兵官牌 六月初十日

土舍彭蓋臣軍冠帶筭付 六月初十日

獎勞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

六月初十日

調發武緣鄉兵搜勤八寨殘賊牌

六月初八日

行右江道犒賞盧蘇王受牌

七月初三日

給土目行糧牌

七月初八日

批右江道移請鳳化縣南丹衛事宜呈

八月初十日

行左江道賑濟牌

八月初十日

批右江道議築思恩府城垣呈

八月十五日

獎勞勤賊各官牌

八月十九日

行福建漳州府取回岑邦佐牌

批參將沈良佐經理軍伍呈

八月二十四日

告諭新民

八月

批僉事吳天挺乞休呈

八月二十五日

批蒼梧道創建敷文書院呈

九月初六日

改委南丹衛監督指揮牌

### 卷之三十一

續編六

征藩公移上 凡二十九條

行吉安府收囤兌糧牌 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六月二十日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勤王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撫安百姓告示 六月二十二日

差官調發梅花等峒義兵牌 六月二十七日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 七月初五日

行吉安府知會紀功御史牌 七月初八日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廠牌 七月十三日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 七月二十五日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產 八月十六日

批江西按察司改恤孫許死事 八月二十五日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 八月二十九日

討叛 敕旨通行各屬

九月初二日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

九月初二日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

九月初四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甯府庫藏

九月十一日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

九月二十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

九月十二日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宮眷姓名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

九月二十四日

獻俘揭帖

九月二十六日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

十月初六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防制省城奸惡牌

十二月十一日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

十二月十一日

禁省詞訟告諭

十二月十七日

再禁詞訟告諭

十二月

征藩公移下 凡二十七條

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 正德十五年  
三月初四日

進繳征藩鈞帖 四月十  
七日

行江西三司搜勦鄱陽餘賊牌 五月二  
十日

追勦入湖賊黨牌 十五年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 十月二  
十三日

申行十家牌法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屋 十一月  
二十日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 十一月二  
十九日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十二月  
十六日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正德十六年  
正月初五日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 十六年

督勦安義逆賊牌 二月十  
一日

截勦安義逃賊牌 二月十  
三日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 三月初  
十日

覆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 三月二十四日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 四月初九日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冊呈 四月十六日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 十六年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 六月十五日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 六月九日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 七月十八日

行江西三司停止興作牌 八月初九日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 九月十七日

行零都縣建立社學牌 十二月十七日

### 卷之三十二

#### 附錄一

年譜一 自成化壬辰始生至正德戊寅征贛

### 卷之三十三

#### 附錄二



王陽明全書 目錄

年譜二 自正德己卯在江西  
至正德辛巳歸越

卷之三十四

附錄三

年譜三 自嘉靖壬午在越  
至嘉靖己丑喪歸越

卷之三十五

附錄四

年譜附錄一 自嘉靖庚寅建精舍於天  
真山至隆慶丁卯復伯爵

卷之三十六

附錄五

年譜附錄二 年譜舊序至  
論年譜書

卷之三十七

附錄六

世德紀

卷之三十八

附錄七

世德紀附錄終

#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一

## 語錄一

傳習錄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縱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警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

「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

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閒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閒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閒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辯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辯？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

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辯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着。」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安復那本體，不是着你还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

一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情情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卽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

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卽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尙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天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

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



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卽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譏譏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

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閒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邱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悖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

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卽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闕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

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時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

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

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上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

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卻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甯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

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春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春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卽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明善卽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甯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甯靜時，



亦只是氣甯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甯靜不甯靜。若靠那甯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甯靜；以甯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卻似耍的事，聖人卻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卻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

其根芽，猶未有榦；及其有榦，尙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如爲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卽所謂道。心體明卽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爲學頭腦處。」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卽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閒，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思一箇天

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柰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常，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蒯瞶豈不感動底豫。蒯瞶既還，輒乃致國請戮。瞶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閒，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瞶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爲

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曠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有箇中和處，過卽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邵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卽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直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爲記誦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爲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爲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知者見之便謂之智，

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著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問「如何卻有續經之非？」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已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尙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



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得到欲到之處。今人於己知之天理不肯存，己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卻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

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卻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卻乃僞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卻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

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平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尙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卽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

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卽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問「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着爲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尙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卻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卽是性，性卽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沖漠無朕，沖漠無朕卽萬象森然。沖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卽孝親便是物。」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尙多流於口耳，況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

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着不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卽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爲向時之紛然外求。」

而志定矣。定則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濶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卻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卻似未當理。」曰：「一亦只是一統事，都」

只是成就他一箇私己的心。」

侃問「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卽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眞。」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眞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卽遷，有過卽改，方是眞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卽不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



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  
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有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

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悟』，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

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旣非惡，卽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卻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卻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卽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卽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卽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卻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

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卽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即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卽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

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一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一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卽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卽人人自有箇箇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

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日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

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

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如何是主？」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卻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曰：「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卻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一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曰：「孚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曰：「孚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



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一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

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旣戒懼卽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柰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的己，不曾爲箇眞己。」先生曰：「眞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

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才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己。這箇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箇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真己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

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卻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厘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鵂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間，待汝辦箇真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尙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如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眞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

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卻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卻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爲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

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疏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處，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蔡希淵問一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尙未釋然。先生曰：一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直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王陽明全書

卷之一

傳習錄上

四六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一

# 王文成公傳習錄

## 語錄二

### 傳習錄中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於越，凡二冊。下冊摘錄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爲難，二書姑爲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爲下冊之首者，意亦以是歟？今朱陸之辨明於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於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復錄。其餘指知行之本體，莫詳於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爲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菴一書。平生冒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於功利機智，以日墮於夷狄禽獸而不覺，其一體同物之心，饒饒終身，至於斃而後已。此孔孟已來賢聖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見於答聶文蔚之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卽致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卽得入手。此又莫詳於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時洵洵，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爲慶，而絕無有纖芥憤鬱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



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間也。

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鍼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傅，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怪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次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卽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

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歧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尙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卽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闡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

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卽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一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尙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脩身，以殀壽不貳，脩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殀壽不貳，是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殀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尙有所未

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歿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歿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尙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尙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本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尙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戮，啾啾其言其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卽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

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尙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眞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

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尙未措之於行，天下甯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

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俛俛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卽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恐於道未相脗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卽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尙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



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卽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

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見，則以爲於道未相脗合，不爲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溫清，如何爲奉養，卽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甯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清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

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繆，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殯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

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

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爲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卽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爲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新知，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

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知行爲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辭忠信，堯舜子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歷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尙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尙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

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歷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歷數之學，臯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

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滂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



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

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譁跳跟，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

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趣愈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尙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尙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

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 啓問道通書

吳曾兩生至，備道通懇切爲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會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憤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略下轉語奉酬。草早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以先生誨言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於朋友不能一時相離。若得朋友講習，則此志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衍經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聚，精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離羣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爲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

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得知，自家須會搔摩。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卻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卻好

『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尙有兩事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卽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觀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爲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尙爲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辨者尙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爲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

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誇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  
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爲一惑，請問。

「生之謂性，生字卽是氣字，猶言氣卽是性也。氣卽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卽是性卽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答陸原靜書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甯靜，安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恆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甯靜，是以愈不甯靜耳。夫安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安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恆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

是以不相爲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爲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卽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卽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尙有無窮可疑者也。」

又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卽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旣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卽良知之體，用卽良知之用，甯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親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親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親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親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親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之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具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

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

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做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嘗試於心，喜怒哀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阻，或遏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哀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尙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哀懼，而喜怒哀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以昨以良知照爲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力，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爲良知，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刊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甯靜，愈不甯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爲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卽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爲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卽已不消說夜氣，卻是得免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免將復失之矣。欲求甯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甯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甯靜，今卻又添一箇求甯靜，本自生生，今卻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

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閒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爲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閒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卻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閒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更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



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仲、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其有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卽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卽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卽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爲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旣自清明，自少物欲爲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

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尙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倣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尙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功用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卽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濤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卽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尙有何道可得之間，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爲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眞，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喻，旣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旣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祟。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澄善問，師善答，得聞所未聞。師曰：「原靜所問，只是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逐節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雖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

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此節節分解？佛家有撲人逐塊之喻，見塊撲人，則得人矣。見塊逐塊，於塊奚得哉？」在座諸友聞之，惕然皆有惺悟。此學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 答歐陽崇一

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日落在第二義，恐爲專以見聞爲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一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尙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醞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醞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

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間，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卽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自用智矣。』學者之敝，大率非沈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沈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自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卽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一師云『爲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倍養，卻是分爲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甯

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卻爲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謙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甯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自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謙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

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爲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卽詐也，億不信卽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尙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卽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

也。恆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恆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卽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 答羅整菴少宰書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略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卽皆自



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

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

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沈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辨哉？子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

仁，其孰能察之？其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一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一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己必喜之，損於己者，己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甯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甯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 答聶文蔚

春閒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期二三同志，更處靜地，版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無甚浣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賢聖之域，又託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爲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譏譏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獨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

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

譏乎？而又況於蘄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詔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尙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甯以蘄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

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甯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忽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歧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二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卻是致良知之功，尙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傍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與疾從事。今卻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瘳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濬一簡，幸達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閒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忽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濟濟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箇沈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

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卽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尙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尙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尙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尙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會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旣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卻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

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卻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求，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厚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卽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味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

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卽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識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間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爲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碍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著實用工，夫卻須如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殫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箇

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而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既能奔走往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穉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如襁抱之孩，方使之扶牆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以恐盡心知天者廢卻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爲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爲自己憂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工，卻須專心致志在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況爲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爲此三段書分疎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

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擔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實用工，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卽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臥詹問，偶遇無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旣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慙煩縷已甚，恃在信愛，當不爲罪。惟濬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 右南大吉錄。

####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本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

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事亦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釋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爲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爲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徧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怠，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節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忤，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脩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做。此十日則總四班遞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做，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王陽明全書  
卷之二  
傳習錄中

五八

#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

## 語錄三

### 傳習錄下

正德乙亥，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卻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山間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未明。己卯歸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知之，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卻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

「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事。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一。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胸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無。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卻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

「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卽是私念。」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卽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一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可有閒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是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句似鍼膏肓，卻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

夫與揣摩依倣，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當見之。」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卻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欠缺。」

在虔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況在于中，卻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口說。」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容易，未有滋味。只這箇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箇千古聖傳之祕。見到這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處，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無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繾綣難屏，覺得早則易，覺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爲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難鑿，雖知丟他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卻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卻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

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卻是著空。」

虔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妙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爲聖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先生曰：「若未來講此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箇甚麼？」數英在座曰：「誠然。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于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



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已下門人黃直錄。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己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

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天理所在，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得知，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須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得知。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卻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箇功夫著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

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卽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揜矣。」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如何有弊？」曰：「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卻外面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

「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誠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於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問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懣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鬪，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卻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先生嘗言：「佛氏不著相，其實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

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已下門人黃修易錄。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窸窸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窸窸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卻是助長，不成工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卻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卻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卻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卻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卻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藝，卻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如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柰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爲聲利牽纏，甘心爲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柰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卻要行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著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先生一日出遊禹穴，顧田閒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了。」范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嘗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

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疏，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尙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黃勉之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事事要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是識得箇頭腦乃可。義卽是良知，曉得良知是箇頭腦，方無執著。且如受人餽送，也有今日當受的，他日不當受的，也有今日不當受的，他日當受的。你若執着了今日當受的，便一切受去，執着了今日不當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適莫，便不是良知的本體，如何喚得做義。」已下門人黃省曾錄。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著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无聲無臭，故曰微。依著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危。」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謾謾琢磨他起來。」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卻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几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干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人。」

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毀謗？」先生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己實實落落是箇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著。卻若浮雲揜日，如何損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箇象恭色莊，不堅不介的，縱然沒一箇人說他，他的惡慝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毀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爾。」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卻好。」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們用扇。」省曾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細縛苦楚的，不是妝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曾點言志一章略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爲師者問志於羣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

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卻似聖人教人差了。」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脈路。」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琪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爲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先生曰：「你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洪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不覺悚汗。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箇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一友問：「功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如何則可？」先生曰：「此只認良知未真，尙有內外之間。我這裏功夫，不由人

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去朴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合？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始得。」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問：「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著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即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闢，此即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即是忘思斃寐。」曰：

「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卽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卽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卽先兆。」

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僊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僊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對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卻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歎，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又曰：「孟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卻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閒。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爲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

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箇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箪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甯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箇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尙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剋肉做瘡。」

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閒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著根？」對曰：「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功。」先生曰：「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將麈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麈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設法的麈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閒，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麈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



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生曰：「惟天下之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亙古亙今，無有終始。天理卽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著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闔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何如？」先生曰：「三

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知之義。若識得聖知本體是何物，便自然了。」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箇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

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卽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親，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爲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須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夫，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卻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筍也不會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

而去。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曾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了，尙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卽有二了。」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爲姦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乂薰烝，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揜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只得象要殺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

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尙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卻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爲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準，又何處取得準來？」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卻倒做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甌，其流必歸於文過。」

「今人於喫飯時，雖然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甯，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先生嘆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曰，「這病痛只是箇好高不能忘己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所惡於上是良知，母以使下即是致知。」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

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一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用爲善，可以用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概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先生曰：「用功到精處，愈著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着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了。」

「楊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人一日閒，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征甯藩已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已前，尙有些子鄉愿的意思。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罷。」尙謙出曰：「信得此過，方是聖人的真血脈。」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爲先生道塗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翦裁，剖破終年爲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癸未春，鄒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于浮峯。是夕，與希淵諸友移舟宿延壽寺，秉燭夜坐。先生慨悵不已，曰：「江濤煙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一友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若謙之者，良近之矣。」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

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旣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

著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蹤跡尙寥落。既後四方來遊者日進。癸未年已後，環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刹，每當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寺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所在。先生每臨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臨別，先生常嘆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跳躍稱快。嘗聞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朋友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申變無方，亦自有不同也。」

此後黃以方錄。

黃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于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卽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卻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

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卽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于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于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于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功？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著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著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著落處。然誠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卻不依這箇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卻不依這箇良知便不去做，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著實惡了，如何得

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于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于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卻要說與諸公知道。」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事，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

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一句爲問。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箇『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閒斷，此卽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卻是兩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爲私欲閒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卽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卽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

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于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義，便是王道之眞。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卻要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箇，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慎獨及集義博約等說，皆爲格物之事。」先生曰：「非也。格物卽慎獨，卽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數件都做格物底事。」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卽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卽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卽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

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爲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卽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卻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一何用。」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騫。不在不覩不聞上著實用功。蓋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



不聞工夫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著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攬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著想，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功，便多這些著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下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爲恃？」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

「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

惡，柔的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著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

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洪於是時尚未了達，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工夫合一。但先生是時因問偶談，若吾儒指點人處，不必借此立言耳。

嘗見先生送二三者宿出門，退坐于中軒，若有憂色。德洪趨進請問。先生曰：「頃與諸老論及此學，眞員鑿方柄，此道坦如道路，世儒往往自加荒塞，終身陷荆棘之場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退，謂朋友曰：「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憫物之心也。」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不孝；爲臣而傲，必不忠；爲父而傲，必不慈；爲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著，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卻便不知。卽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卻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卽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

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鄒謙之嘗語德洪曰：「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嘉靖戊子冬，德洪與王汝中奔師喪，至廣信，訃告同門，約三年收錄遺言。繼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洪擇其切於問正者，合所私錄，得若干條。居吳時，將與文錄並刻矣，適以憂去未遂。當是時也，四方講學日衆，師門宗旨既明，若無事於贅刻者，故不復縈念。去年同門曾子才漢得洪手抄，復傍爲采輯，名曰遺言，以刻行於荆。洪讀之，覺當時采錄未精，乃爲刪其重復，削去蕪蔓，存其三之一，名曰傳習錄。復刻於寧國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來遊蘄，沈君思畏曰：「師門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獨未及于蘄。蘄之士得讀遺言，若親炙。夫子之教，指見良知，若重觀日月之光。惟恐傳習之不博，而未以

重復之爲繁也，請哀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師門致知格物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故吾師終日言是而不憚其煩，學者終日聽是而不厭其數。蓋指示專一，則體悟日精，幾迎於言前，神發於言外，感遇之誠也。今吾師之沒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漸覺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學者之趨不一，師門之教不宣也。」乃復取逸稿，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其餘影響不真，與文錄既載者，皆削之。并易中卷爲問答語，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庶幾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則無疑于是錄矣。嘉靖丙辰夏四月，門人錢德洪拜書于蘄之崇正書院。

附錄朱子晚年定論

定論首刻於南贛。朱子病目靜久，忽悟聖學之淵微，乃大悔中年註述誤已誤人，遍告同志，師閱之喜。已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爲朱子論異同者寡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隆慶壬申，虬株謝君廷傑刻師全書，命刻定論附語錄。後見師之學與朱子無相繆戾，則千古正學同一源矣。并師首敘與袁慶麟跋凡若干條，洪僭引其說。

朱子晚年定論

陽明子序曰：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癩，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閒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悞，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逕，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閒嘗以語同志，而閒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旣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

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後學餘姚王守仁序。

答黃直卿書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一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閒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終說不盡，臨風嘆息而已。

答何叔京

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諭，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閒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閒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曾學得上天，卽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

### 答潘叔度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靜坐，卻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 與呂子約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與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論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答陸象山

嘉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耳。

答符復仲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閒，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

###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閒。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 與吳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

### 答張敬夫

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己，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疆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

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充擴不已，補復非前，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一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猥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慄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話，使人以此訓話玩索經文。訓話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答呂伯恭

道閒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緝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答周純仁

閒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

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甯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燥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 答竇文卿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卻向裏工夫。

### 答呂子約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爲恨。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卻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又失此幾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

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閒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閒亦有舊病。此閒學者卻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梁文叔

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覲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答潘叔恭

學問根本在日用閒，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閒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之閒，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人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答何叔景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

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偷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

又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自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富，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況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

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卻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 與田侍郎子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近裏面，安身立命爾。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爲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 與劉子澄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爲取舍也。

### 與林擇之



烹近覺向來乖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爲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卻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爲助不小。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握處也。

子約復書云，「某薰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泊泊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閒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味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閒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閒歷歷能自省驗，雖其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

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謾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彊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答書云：「此段大概甚正當親切。」

### 答吳德夫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閒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工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

### 答或人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 答劉子澄

日前爲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

茫然計非歲月工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自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鑄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

朱子之後，如真西山許魯齋吳草廬亦皆有見於此，而草廬見之尤真，悔之尤切。今不能備錄，取草廬一說附於後。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味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

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頌終篇而自悟可也。

朱子晚年定論我 陽明先生在留都時所採集者也。揭陽薛君尙謙舊錄一本，

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寫，袖之而去者。衆皆憚於翻錄，乃謀而壽諸梓，謂「子以齒，當志一言。」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章是尊崇乎此者，蓋以爲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所悔，是蹈舛也。豈善學朱子者哉？麟無似，從事於朱子之訓餘三十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資深之地，則猶以爲知之未詳，而覽之未博也。戊寅夏，持所著論若干卷來見先生。聞其言如日中天，睹之卽見，象五穀之藝地，種之卽生，不假外求，而真切簡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則又不免遲疑於其間。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後知嚮之所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賴天之靈，始克從事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三月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生幾乎已矣。敢以告夫同志，使無若麟之晚而後悔也。若夫直求本原於言語之外，真有以驗其必然而無疑者，

則存乎其人之自力。是編特爲之指迷耳。正德戊寅六月望，門人雩都袁慶麟謹識。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9 3845B

